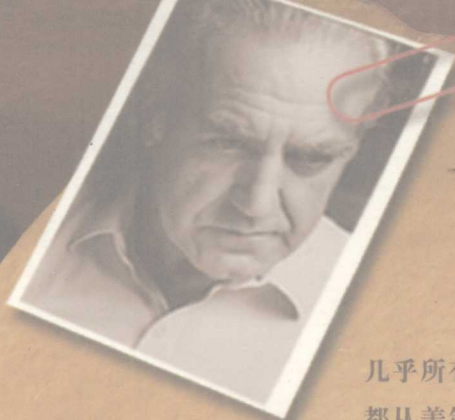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顶级博物馆
都从美第奇手里购买过赃物
他是古董走私网络中心的毒蜘蛛

美第奇阴谋

THE MEDICI CONSPIRACY

(美) 彼得·沃森 / 塞西莉亚·托德斯基尼 著

毛燕鸿 译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盖蒂博物馆

伦敦大英博物馆

美国艺术博物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第奇阴谋

THE MEDICI CONSPIRACY

[美] 彼得·沃森 / 塞西莉亚·托德斯基尼 著

毛燕鸿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第奇阴谋 / (美) 沃森, (美) 托德斯基尼著; 毛燕鸿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225-540-1

I. 美… II. ①沃…②托…③毛… III. 纪实文学—美国—当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2008) 第208735号

THE MEDICI CONSPIRACY

by Peter Watson and Cecilia Todeschini

Copyright © 2006 by Peter F. Watson and Cecilia Todeschi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 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登记号: 01-2006-2476

美第奇阴谋

[美] 彼得·沃森 塞西莉亚·托德斯基尼 著 毛燕鸿 译

责任编辑: 姜 乙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施雨浚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31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一版 2009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40-1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作者的话 / 1

第五大道上的前言 / 3

第一章 吉里昂行动 / 15

第二章 苏富比拍卖行，瑞士，走私犯 / 37

第三章 专家和罪犯——对希腊陶器的激情 / 45

第四章 17号走道 / 60

第五章 自由港的司法考古学 / 65

第六章 文档证据、宝丽来照片和“安全绳” / 78

第七章 盖蒂博物馆——“盗墓贼的博物馆” / 92

第八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其他流氓博物馆 / 113

第九章 “收藏家都是抢劫犯” / 125

第十章 伦敦和纽约的洗钱运动 / 148

第十一章 电话窃听和一个可怕的谣言 / 158

第十二章 巴黎突袭罗伯特·赫克特 / 168

第十三章	苏黎世和日内瓦的突袭，塞浦路斯和柏林的逮捕和审判 / 196
第十四章	洛杉矶和曼哈顿审讯 / 219
第十五章	“孤儿”之谜 / 238
第十六章	“安全绳”在继续——在埃及、希腊、以色列和牛津 / 246
第十七章	罗宾·塞姆斯的倒下 / 265
第十八章	伐木工人的文件柜 / 284
第十九章	审判吉阿克默·美第奇 / 289
第二十章	跟日本交易，在罗马审判 / 305
第二十一章	日蚀行动 / 328
第二十二章	结论：5亿美元+10万座被掠古墓=“奇平戴尔法则” / 349
第五大道上的尾声 / 375	
相关资料：自由港的司法考古学 / 383	
致谢和献辞 / 403	

作者的话

这本书写的是艺术、艺术引发的激情以及这些激情可能导致的犯罪。具体地说，它关注的是远古时期的美妙雕塑和古希腊、伊特鲁里亚时期精雕细画的古董器皿，这些艺术品能传达关于世界古典文明数不胜数的信息，而这些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同时，这本书也揭批了那些非法盗掘这些珍贵古董并偷卖出境的邪恶阴谋。它以毋庸置疑的笔墨，首次证实了许多享有盛誉的博物馆和最著名的收藏家，他们持有的很多古董其实就来自非法盗掘，并经历了古董商、博物馆负责人、拍卖行等多个邪恶的黑手而流转，这真是我们的羞耻。这个阴谋引发了意大利警方艰苦卓绝的调查和侦探工作，导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审判，并从根基上动摇了考古学和古董交易的世界。

这一版本改正了2006年精装版的一两处错误，一些文本也根据2006年以来事态的发展而进行了更新。包括增加了全新的一章：第二十一章，来披露相关调查在希腊的一些重大进展。

第五大道上的前言

1972年11月12日星期日，纽约大都会艺术馆博物馆通过其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宣布自己刚刚购进了一件无与伦比的新藏品。那是个非常罕见的古希腊陶器，用古典时代的术语说叫“基里克斯巨爵”或“混酒器”，这种带有两个把手的大陶器，以前是用来盛放清水并稀释古希腊烈酒用的（那时候人们不喝纯酒）。这个混酒器体积很大，足以装七加仑的液体，而且年代也很古老，产自公元前六世纪。它由制陶师欧克斯西奥斯制作，并由画家欧夫罗尼奥斯绘画装饰——后者是举世公认的古希腊最伟大的两位或三位陶器装饰画家之一。此人的作品极为罕见，在这个陶器出现之前他最重要的作品出土于1840年。这件高约十八英寸的陶器以黑色打底，上面画着十个造型优雅的红褐色庄严人像。中心人物是临死前裸体的萨耳珀冬——希腊最高之神宙斯的小儿子，鲜血从他身上的三个伤口汩汩流出，旁边睡神和死神这对双胞胎神正合力将他抬起。这位伟大的武士有一缕缕红褐色的头发，临死的痛苦令他牙关紧咬。其他形象则是些参战的年轻人，他们随时可能在战争中丧命。他们精致的盔甲线条清晰，粉刷成漂亮的褐色、红色和深粉色。在这个事件中，最引人注目并让它举世闻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个“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而是因为大都会博物馆为它支付的价格——100万美元。这是史上第一个卖到100万美元的古董。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包括许多知名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在内，都认为大都会博物馆被骗了。时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执

行馆长的科尼利厄斯·弗穆尔指出，目前市场上相似的陶皿价格只有2.5万美元，而类似年代和尺寸的混酒器史上最高售价是12.5万美元。来自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约翰·库尼认为这个陶杯价值应在15至25万美元之间，而布朗大学的罗斯·霍洛威教授则声称20万美元是价格的上限。这样算来，大都会博物馆为这个东西付出了四倍乃至八倍的价格。

比价格更有争议的，是大都会博物馆获取这个混酒器的方法^①。1972年2月，大都会博物馆希腊和罗马部门的古董负责人狄尔特瑞查·冯·鲍斯默收到一封来信，寄件人叫小罗伯特·赫克特，是一个住在罗马的美国古董商人。毕业于美国海沃福德学院的赫克特是巴尔的摩一家百货公司的财产继承人，但从195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欧洲生活。在他给冯·鲍斯默的信中，赫克特说他待售的陶皿可以跟一幅印象派的名画相媲美——无论是在艺术价值、重要性还是价格上。（不久之前，大都会博物馆刚以141.12万美元的价格购进了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圣阿德莱斯的露台》，开始了印象派作品的百万美元时代。）赫克特还指出，他待售的这件陶皿可以跟卢浮宫那个双耳混酒器相提并论，而后者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陶器之一。

1972年6月，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带着冯·鲍斯默和副馆长以及首席古董负责人，一起到苏黎世去看那件陶器。后来，冯·鲍斯默说：“我一看见那个陶杯，我就知道这就是我一生要寻找的东西。”霍文的说法则更加夸张：

说这件陶器是个手工艺品，就好比说西斯廷教堂的穹顶只是一

① 几乎在同时，大都会博物馆还因另一件事激怒了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它宣布要折价出售（专业术语叫“弃置”）一批非常珍贵的古代钱币。这批钱币以前曾借给美国钱币学会使用，共计1.1万枚左右，累积了几十年后，它们已成为一个艺术史和建筑史的博物馆。举例来说，这些钱币上镌刻着仅存的图案，它们很多是关于某些古代寺庙、统治者和仪式的，表现了那个时代创造的硕果，而且它们的发行日期也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但对于大都会博物馆野心勃勃的馆长托马斯·霍文和罗马希腊部门古董负责人狄尔特瑞查·冯·鲍斯默来说，那个漂亮的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更加可爱（甚至“很性感”），更值得放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卖了这些古币，他们就有钱买那件陶器了。

幅画。这件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具有我期待的一切艺术元素。它的技术完美无瑕，它的结构是个不朽的杰作，并具有英雄主义等多重主题。而且你每看一次，都会发现到新的东西。如果你想爱上它，你只需看它一眼。但如果你想欣赏它，你必须熟读荷马史诗，然后你会发现它的画工已达到艺术的巅峰……我发现，它的绘画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那根从睡神的翅膀开始，迅速而毫不犹豫地延伸到他胳膊的纯色线条，堪称天才的一笔……我试图从各代所有艺术家的全部作品中寻找类似的作品。我只想到伊斯坦布尔所谓的亚历山大石棺，或林堡三兄弟在1410年左右为贝里公爵画创作的《时间之书》上精致的笔触，或维也纳阿尔贝蒂纳皇宫美术馆中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水彩画中飞鸟的翅膀。它们都是罕有的巨作，但都不像这个混酒器一样拥有自己的灵魂。

据说，他们跟赫克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然后八月底，赫克特就亲手拿着这件陶器去了纽约。在公开展出之前，博物馆出钱把陶器表面的裂纹补好，冯·鲍斯默开始准备一篇赞美这件混酒器的学术文章，并通过庞奇·苏兹贝格发在《纽约时报》上。苏兹贝格是大都会博物馆的理事之一，同时也是掌管纽约时报的家族成员之一。

刚开始，霍文和冯·鲍斯默对于他们获得这件宝贝的过程以及支付的价格，都有些躲闪和忸怩，尽管博物馆馆长带着这件陶器上了ABC电视台的《今天》节目，并承认他们为这件宝贝买保险时保额为200万美元。霍文对撰写《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记者说，这个混酒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有在英格兰的一个私人收藏家手中。霍文说他不提供更多关于此人的细节，“因为将来我们可能还会买他别的藏品”。

这含糊其辞的解释是经不住推敲的。从一开始，许多考古学家就不相信霍文的说法。因为伊特鲁里亚人^①对欧夫罗尼奥斯一向偏爱，他们都认为，这

① 指来自意大利伊特鲁里亚的人们，该地区在现代的意大利版图上，从罗马向北延伸至格罗塞托、锡耶纳，并包括翁布里亚和佩鲁贾。

件混酒器是在罗马以北某个地方一次非法盗掘中发现的，然后在交易中，发现那是一件欧夫罗尼奥斯的作品。毕竟，这位艺术家在古典时代那么著名，相当于后来的米开朗基罗或者现代的毕加索，因此，不可能有这样一件作品藏在一个私人收藏家手中半个多世纪都没人知道。

另一个疑点就是古董商赫克特。当时，他刚因一件丑闻被土耳其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一次，在从伊兹密尔到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国内航班上，他拿出一些古代金币仔细端详。一个乘务员发现了这些金币，立刻告诉了机长，机长随即通过无线电向目的地机场做了通知。所以赫克特一下飞机，就被早已候在那里的警察逮捕了。警察发现那些金币都是非法盗掘而来，立刻当场没收，赫克特则被驱逐出境。在1960年代早期，他也曾在意大利被捕，涉嫌卷入一场古董走私案件，但后来被无罪释放。

《时代》的编辑开始觉得关于那件混酒器来源的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是精心虚构的。没人愿意当傻子，于是报社委派了一组记者去查明真相。其中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凯奇，他的研究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海关记录入手的。他从1972年8月31日——也就是那个混酒器到达美国的日期——那天的记录开始查，几个小时后，他发现当天美国环球航空的TWA831航班上，有个价值100万美元的陶器随着一个叫小罗伯特·E.赫克特的人入境美国。TWA831航班的起飞地是苏黎世，因此凯奇立刻去苏黎世继续调查。在那里，他采访了三个交易商，每个人都说他知道那个混酒器，它是1971年在罗马以北的一个公墓挖出的，一个著名的中间人把它以略低于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赫克特。在罗马，他也听到了类似的传闻。

同时，在纽约的冯·鲍斯默的口也有些松了。他先是承认这个陶杯来自英格兰——也可能来自意大利。“但是，它是那里发现的第3198件还是第3199件陶器，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说，真正重要的，是它到底是真是假，以及它到底有多漂亮。“为什么人们不能像个考古学家那样看这件东西呢，只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此言一出，冯·鲍斯默在考古学家中的信誉顿时直线下降。来自美国钱币协会的玛格丽特·汤普森在写给《纽约时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公开信中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任何配得上考古学家称号的人都知道，文物的发现地点和周边环境对考古学记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的

说法得到了田野考古协会的支持，后者在其行业通讯的一篇社论中说，那件混酒器令人咋舌的售价公布以后，立刻导致了古董市场上大规模的物价暴涨。“这桩买卖成功地鼓励了那些古董领域的投机商，令他们以新的市场价将古董捐献给博物馆或研究所，并在因此节省下来的税款数额上说谎^①……如果我们收藏古董的目的是为了获利，那么它们就失去了提供知识的功能，只能激起民愤和鼓励犯罪。”美洲考古学会（AIA）每年都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召开年会。事实上，当年在费城召开的1972年年会上，与会学者对冯·鲍斯默进行了羞辱性的谴责。冯·鲍斯默本是个很受尊重的人物。他在德国出生，先在柏林大学读书，然后考上牛津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和希腊古陶专家J.D.毕兹莱。在二战中，冯·鲍斯默在太平洋战场上受过伤，还因战功而荣获一枚青铜星章——这些就是他加入大都会博物馆之前的经历。在这年，他本是美洲考古学会角逐理事会成员职位的六名提名候选人之一——该理事会只要提名基本就相当于选上了。但在正式选举之前，与会成员忽然要求提名第七个候选人。然后冯·鲍斯默在七名候选人中排名最低，最后落选了。

说到那个古陶混酒器，它的英格兰前身可不只是冯·鲍斯默说的全部。他也说过，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古董修复师弗里兹·伯克家的花园里。而弗里兹·伯克在苏黎世的文档记录中，是一个桌椅修理工。冯·鲍斯默说，那个混酒器以前有些破损，后来经过修复，除几处细纹外，一切完好如初。冯·鲍斯默还说，在大都会博物馆，如果他们收到一个没有出处，也就是没有来源出处的藏品时，他们常用的做法是把该藏品的照片寄给其来源国的权威机构，“因为该藏品是他们文化或艺术遗产的一部分”。但具体到这件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他们并没有执行这个程序。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了——赫克特提供了一份关于它身世的证明。他说，这件古董的原主人是一个叫做迪克兰·A.萨若凡的美国人，他住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赫克特提供了萨若凡给他的两封信，其中一封的日期是1971年7月10日——也就是传说中伊特鲁里亚那次秘密盗掘活动的几个月之后。他在这封信中说：“鉴于中东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我决定搬到澳大利亚去居住，很可能是新南威尔士。现在我在抛售自己的一

①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税法规定，捐赠古董可享受同等数额税款减免的优惠。——译注

些收藏品，包括那个我珍藏很久的红绘混酒器，上次在瑞士你和我的朋友们都见过的。”他的报价是“100万美元，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更高”，并允诺给赫克特10%的佣金。另一封信写于1972年9月，信中说，萨若凡的父亲1920年代在伦敦用一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金银币换取了这个陶杯。

听到这些，雷厉风行的凯奇立刻冲向贝鲁特，找到萨若凡，后者在圣乔治酒店喝了几杯威士忌之后告诉他，赫克特确实来过，现在刚刚离开。根据凯奇的调查，萨若凡是个小本经营的钱币交易商，同时组织考古旅游团。刚开始，他并不太想说赫克特到底付给他多少钱，以及那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急匆匆地要来见他。但他对凯奇坦承，他并不收藏陶器或雕塑，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帽盒的宝贝”。这就是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说的那个人，霍文还说不愿披露此人更多的信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博物馆将来可能购买。

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显得如此地可疑，它们互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就有许多谣言开始在意大利传开。尤其是，混酒器表面的几条裂纹竟然没有一条是在画中十个人物的脸上裂开的。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除非，也许，这些裂纹是有人故意敲开的，好把陶器分成小块，方便走私境外。

凯奇没有放弃。一回到罗马，他就根据一个传闻，驱车去了切维特里，那是罗马西北的一个伊特鲁里亚古城。他挨门逐户去寻找一个叫做“胖子”的人。根据他后来撰写的文章，凯奇终于被人领到一个有两间屋子的石房前，见到一个“矮墩墩的，声音沙哑，没剃胡子也没穿鞋子的人”。这就是阿曼多·切尼里，一个农场工人和泥瓦匠，同时也坦诚自己是个盗墓者。当天晚上，坐在火炉旁边，他承认在1971年11月中旬，他曾跟其他五个人一起，盗掘过圣安杰洛城附近的一个古墓，而且发现了一个陶器的底座和把手。他的具体职责是“望风”，其他人则负责把古墓洗劫一空。这个任务用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他们挖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个带翅膀的斯芬克斯雕像。他们把它留在地上，然后报了警，这样就可以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不再怀疑他们的行为，同时他们还可以隐藏自己挖到的其他东西。

大都会博物馆那件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的照片，他立刻认出上面临死的萨耳珀冬就是那个男人。他说，那次分赃，他们每人获得的款额是550万里拉

(合8800美元)。

虽然切尼里的陈述栩栩如生，但并不能成为可靠的证据。他也许在说谎，也许编造了一些细节，好从记者那里多拿些报酬，或者仅仅为了出名。如果他和他的同伙发现那个陶器时它真的已经破碎，那么不可能一条裂纹都没穿过画中十个人物的脸。自然，托马斯·霍文不接受盗墓者的说法，甚至他说，大都会博物馆被《时代周刊》“陷害”了。

最后，该案在意大利审判。在证人席上，切尼里对他曾对《纽约时报》说过的那番话全盘否认。他和赫克特都被宣告无罪，但后者却被宣布为“意大利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他继土耳其之后第二次获得这样的待遇，于是他搬家去了巴黎。



1972年底，当冯·鲍斯默在美洲考古学会的年会上讲话时（那时他刚刚在理事会选举中落选），他的主题是关于萨耳珀冬的神话。在演讲过程中，他还用幻灯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艺术大师欧夫罗尼奥斯作品中的萨耳珀冬形象。而且在展示中，冯·鲍斯默不仅使用了大都会博物馆刚购进的那个混酒器的照片，还展示了该艺术家另一个较早作品的照片，同样是件基里克斯古陶，同样的主题，不过后者的尺寸略小一些。换句话说，这是欧夫罗尼奥斯又一个不为人知的作品。这难道只是个巧合吗？一件陶器在私人收藏家萨若凡手中隐没了50多年后刚刚浮出海面，另一个立刻也跟着出来了？此外，冯·鲍斯默不知道的事实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意大利警方对那个混酒器的调查，在民间激起了很多谣言，说是其实市场上还存在着另一件欧夫罗尼奥斯的作品，那是个基里克斯高耳陶杯，内容也是一个垂死的战士。当记者就此事对他进行诘问时，冯·鲍斯默说他有那个高耳陶杯的照片，但从来没有见过陶杯本身。他说他不会给任何人看那张照片，因为“陶杯的主人有言在先”，但他之前却在美洲考官协会演讲中公开展示过它。另外，他说他不知道那个陶杯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它在挪威”。

关于基里克斯高耳陶杯问题，关于谁见过什么，在什么时候，托马斯·霍文和冯·鲍斯默把自己弄得一团糟。首先，霍文不断改变自己的说法。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戴维·谢瑞的采访时，他先是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那个高耳陶杯，也没有见过照片。后来，他又打电话过去，说：“我想重申我的观点：我从没见过那个陶杯，我只见过它的照片。”他改口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那天他忽然想起以前接受《伦敦星期天》和《观察家》记者采访时，他说曾有人给他看过那个陶杯，已经破碎了，而且有些碎片已经丢失，但确实是欧夫罗尼奥斯的作品，上面是睡神和死神抬着萨耳珀冬。那个高耳陶杯的年份比那个混酒器早了约20年。

然后，在凯奇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之前，冯·鲍斯默又说，持有高耳陶杯的人是赫克特，而且他一直持有着它，甚至在获得那个混酒器之前它就在他的手里。说这话的时候，冯·鲍斯默还说，1971年7月，他在苏黎世也见过这个高耳陶杯。这跟他以前的说法完全不同，以前他说他从没见过它，而且不知道它在哪里。他对《观察家》的记者说，他不想说太多，因为他想买下它。下面就是他改口的记录：

《观察家》：罗伯特·赫克特的运气也太好了吧……他先是拿到了混酒器，然后又拿到了高耳陶杯？

冯·鲍斯默：正好相反——他先拿到了那个高耳陶杯，几年后才拿到了混酒器。1971年7月，他给我看了那个高耳陶杯。我在苏黎世待了几几天，见到了陶杯，于是在笔记上记下了日期。刚开始，那个陶杯的价格并不吸引我，但后来混酒器出现了，我才有了兴趣。你知道，当一种东西有两个不同的形态时，意义更加重大。

换句话说，冯·鲍斯默暗示那个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是在1971年7月之后几年才浮出海面的。但是，难道他忘了在萨若凡给赫克特的信吗？1971年7月10日，萨若凡说那个混酒器已经在自己的家族中收藏了50多年了。而且赫克特在苏黎世已经见过它，在1971年7月之前。

混乱还在继续。萨若凡提供的另一个陈述中说，1971年他把这个混酒器给赫克特的时候，它还处在碎片状态，而且我“警告赫克特说，如果有碎片丢失，我概不负责”。这句话在三个方面都是费解而且矛盾的。第一，他也说过，三年前，也即1969年，他让人把它修复了。1969年就修复了，但为什么直到1971年才浮出海面？第二，弗里兹·伯克说过，1971年夏天他看到那个混酒器时，它已经被修复了，但“修复技术特别差，我不得不把它拆开，重新彻底修复了一次”。第三，冯·鲍斯默之前说他首次见到那个混酒器时，它还没有完全修好，于是他授权弗里兹·伯克填平那些裂缝并描好，并付给他800美元。这些人的说法没有一个能互相对得上号的。

然后就是关于碎片状态的前后矛盾。上文说过，萨若凡在给赫克特的信中“警告赫克特说，如果有碎片丢失，我概不负责”。萨若凡怎么知道可能会有碎片丢失，如果那个陶器由许许多多碎片组成，像霍文说的那样，大约60片到100片之间？而且根据霍文的说法，只要混酒器基本完好，无论百分百完好还是像后来文件证实的那样99.44%完好，只丢失了一点碎片，就能叫出高价，那么萨若凡还担心什么呢？

而且那价格未免也太好了：在1971年7月的那封信中，萨若凡告诉赫克特把这个混酒器以1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卖出。在当时同类古董的价格只有12.5万美元的时候，为什么他竟敢喊出这样的高价呢？

还有其他的矛盾。萨若凡告诉凯奇，赫克特拿走了大部分的钱，而不是像他在1971年7月那封信中所说的那样，给赫克特10%的佣金。“鲍勃太精了，我太傻了。”萨若凡说：“我不应该给他开发票的——古董中介商之间交易，一般都不开发票的——但赫克特特意问我要了一张。他说是出于缴税的需要……我给他开了一张发票，并把价格开得很高……其实我拿到的价格还不到100万美元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的钱都流向了赫克特。”

最后一个疑点是，萨若凡在1971年7月10日给赫克特的信中说，鉴于中东局势每况愈下，他决定去澳大利亚定居，“也许是新南威尔士”，这也是他决定把收藏品出手的原因之一。但他根本就没去澳大利亚。萨若凡一直在贝鲁特待着，直到1977年和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

总之，关于那个欧夫罗尼奥斯混酒器，疑点重重——它从哪里来，什么

时候修复，是谁付的钱，付了多少，它跟那个高耳陶杯是什么关系，一切都神秘莫测。所以也难怪跟狄尔特瑞查·冯·鲍斯默同事的考古学家们，古董贸易业内人士，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媒体，都对那个官方版本的说法表示怀疑。另外，赫克特的声誉一直很有争议，而这一点，霍文、冯·鲍斯默和大都会博物馆的理事们却好像根本不在乎。



但是有一个人在乎：奥斯卡·怀德·穆斯卡里拉是大都会博物馆古代近东艺术部门的副主任。他生于193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了考古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宾大考古学院的排名是全美第一和全球前三。他曾作为富尔布莱特学者^①到雅典的美国经典研究学院工作，并参与发掘了多个考古现场，如科罗拉多的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南达科他的天鹅溪谷，土耳其的戈迪翁，以及伊朗的五个遗迹。在这些发掘活动中，他曾担任过一次队长和三次联席队长。1974年，他刚四十岁出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很受好评的学术著作，并发表了至少26篇专业论文。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有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虽然他目前还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但已被同一个老板炒了三次鱿鱼。

说起来其实是个很阴暗的故事，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穆斯卡里拉的人际沟通能力不强，因此无论在考古发掘现场还是在博物馆，都很难跟同事处理好关系。事实上，大家对他的反对一般都因为他热心政治超过热心工作。在大都会博物馆，同等职位的妇女工资比男性要低，所以穆斯卡里拉一直鼓吹提高妇女权益。另外，大都会博物馆为了扩建一间偏房，砍掉了几棵高大的玉兰树和榆树，他也表示强烈反对。最重要的是，他组建了“古董负责人论坛”，这并不是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但却明显威胁了大都会博物馆现有的权力结构。1970年、1971年、1972年，他写信给大都会管理层，要求

^① 富尔布莱特奖学金计划是美国政府在1946年根据参议员J.威廉·富尔布莱特的提议在1946年开始设立的学术交流计划，目标是通过教育交流计划来增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现在资助范围已从美国扩展至世界150多个国家。——译注